PL
2687
Y34A16
1692
v. 2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一

夢鰲　用徵　學曾　大綸
廷樞　惟植　慎修　國禎
裔孫成　編輯　泰來　大鶴　繩武　朝栻校正
廷鑑　無咎　枝蕃　重俊
廷望　鏞　馨修　聲
慶徵　學溥　希曾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孔膚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乃侍經幄係毫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一

夢鰲　用徵　學曾　大綸
惟植　慎修　國楨
延樞　泰來　大鶴　繩武
裔孫成編輯
朝栻校正
延鑑　無咎　枝蕃　重俊
鏞　馨修　聲
延望　慶徵　學溥　希曾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

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
宮祠之祿使畀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
國恐自此遂塡溝壑無復再瞻淸光犬馬之情不能
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　陛下淸閑之燕俯賜覽
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
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
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
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
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北騎尋
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
耒復爲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
感通而人自服從其效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
愼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
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

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爲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爲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爲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爲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

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

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者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爲政之弊變溺奄宦爲縉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廷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耕卩故近

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愼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爲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爲私藏借商除陌稅閒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獘盖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爲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宦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閒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

以來屢降德音盡復　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　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寛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　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愼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揺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勦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

殘破十無一二涓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
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
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
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戸知之臣恐非智
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
邦國而語之正爲此也臣願　陛下修擇人之官每
路遣使一員愼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
事徧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
蠲除悉如前詔不爲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
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

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孌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

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之吏當竄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和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爲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爲

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
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
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
已不給今又斂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
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
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米至
真揚楚泗未嘗入敖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
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
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
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卜卸即載

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
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
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門如鼠穴不可
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
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
㳂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以充日食而敗舟
亡卒處處有之轉爲賊盜不可勝計其爲害非細也
臣竊謂轉般鹽法爲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
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爲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
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

者十幾五六益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眞揚起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亾四出沿汴以淸河兵遞行牽挽淸河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上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

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爲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爲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爲先戸口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爲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戸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內

有錢淸鹽場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葢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埋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爲羣被甲荷戈名裴送者不下數十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倖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鈔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鈔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

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爲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

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爲之臣伏望　陛下明
詔大臣爲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爲
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
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
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
以爲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之
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
以爲執政大臣治文書覽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
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
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

陛下敦諭大臣淵畧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
軍律練兵選將爲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
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立統帥

臣竊見敵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
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爲之備如聞勤
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
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
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

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敵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
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　臣竊謂軍無紀律
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爲三路
統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
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遯大河天
險也棄而不守使敵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
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
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
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

戮之況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者之
於經以爲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
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
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
已敵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
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爲寒心今幸無
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
腳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敵
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
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

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　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爲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刻華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

未之有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臣葢一體也　上
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巳內訟可謂
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
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
大變乎夫外鎮撫四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
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敵兵在境上貽
陛下宵肝之憂竭府庫民力遺之屈爲城下之盟亦
巳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
皆謀爲竄匿自全之計無一人爲社稷謀者雖身在
朝廷而家屬巳遯矣獨　陛下后妃皇子留居宮中

其狥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
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身謀　陛下孤立何
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　祖宗以來
未嘗戮一大臣此　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
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詢求真賢以居其任
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而至者惟　陛下早
圖之天下幸甚

一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
進以腑肺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

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爲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各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至今日　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皁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　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號令

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旣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率一舉之徒掛墻壁而已而民不信令　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出臣下稟令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敵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

有衆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垂戒深矣臣願　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　疏上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　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伏闕以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　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非得眞賢不足勝其任也惟　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　敵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急宜命將出師幷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臣竊惟河朔爲　朝廷重地三鎮又爲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　藝祖　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北庭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爲經遠之計則末也方敵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

其人艘艙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輿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敵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為大衂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

以䝉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　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　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爲也　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　臣欲乞　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畧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强敵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閒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爲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効失此不爲則後將噬臍矣惟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欽宗以前疏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

臣竊觀自漢迄唐　無如　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奸臣要功爲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至今日方敵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辭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　臣固嘗論矣比聞敵人駐兵磁相刦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

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

之交兵矣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　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

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解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爲重地也粘罕一舉而取契丹劇敵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爲援逗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

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臥帳中不起　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　臣願陛下用　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未嘗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遛古實爲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柬有武畧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十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

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自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　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其七

大學諸生伏闕上書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公奏言士人特激於忠憤之氣初無鼓亂之心若得老成有德望爲人欽服者爲長貳卽自定矣欽宗曰無踰十卿者有旨兼國子祭酒遂上疏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爲自謂得安石之

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
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妄
爲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
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　祖宗法度
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
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
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
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昔　神宗皇帝嘗稱
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
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　陛下若能

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説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祗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古釋

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葢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

其八安石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無不駭異如程次山輩議論紛然雖朝廷行遣而未止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　旨學官並罷公亦罷祭酒乃上疏乞追復元祐諸臣舊職

伏讀 上皇聖詔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 上
皇曉悟之意 陛下所宜奉承不可後者也臣伏見
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蒙褒顯如呂公著韓維范
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逮事 仁宗皇
帝稱其有顏氏之節至 英宗 神宗尤加禮遇神
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
無逾卿者其眷予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
在元祐黨籍者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
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
稱爲鄒陳今陳瓘已蒙褒贈而浩獨未見叙復伏願

早賜追復舊職亦與合得恩澤庶允公議

楊文靖公集卷之一終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二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　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勑命未敢祗受已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豈敢默輙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勳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凛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世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卽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任重學術謬悠無以鎭服士心自取侮吝尚賴　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任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敢請對亦常冒聞　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　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
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任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
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
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
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但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縻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
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
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
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
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
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
須至再竭悃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
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　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
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
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　聖慈
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 睿恩誤被蔀屋生光省分逾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遽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降 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 七月初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者叨被 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畀宫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凉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
詔不允者祗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
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
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冐處伏望 陛
下特降 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實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奏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人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泗州聽候指揮

申省狀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某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　主上即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某爲舊
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
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　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
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
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
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

以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

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出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月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任便居住

再乞宮祠　三月初二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無逃　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耗昏兩脛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

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 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具陳情伏蒙 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 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日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敢貪冒榮寵復居此職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乞宫觀　四月初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帷皆一時高選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　聖慈矜察除臣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生

再乞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宫觀差遣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 睿恩擢侍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旁招人言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併容無物不覆察臣誠懇除臣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寘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
薾然衰瘠力不能自劾疚心靦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虞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茍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短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修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騁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恊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 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 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楊文靖公集卷之二終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　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薦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策以亡羊奚殊博簺幾類晝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　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

無文寧堪待問此葢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奬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庻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志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況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寘在七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令學惟泥古麞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

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兹庸叏獲輿選掄敢不勉勵前修仰酧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謭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痺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　天聽此葢
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尫羸之賤致兹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覊於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半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宣祠之廩拊存備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晩際休明罔顧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揚巳而取名顧蒲柳之巳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凜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秘職遂冒貢以恍儆雖盡力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槖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亶
庚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
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薦膺眷渥臣謹
當祗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
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謝除工部侍郎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賜還薦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綍遽膺敢辭難於就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之大變擢繇學省寘在諫垣念當教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圍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眷惟銷患無競得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赴莫

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寬隆
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
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修外攘之際專賴謀猷
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勞圖
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側身
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
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亦在簡求之
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槖奉身益盡論思
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宮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祗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譔恩耄無能爲寖隳職業老不知止有靦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俞此葢伏遇　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以弁容恥一夫之不獲致茲庸妄亦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廹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慙敢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分愧懼交幷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艱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分奇窮已絶榮望眷恩俯逮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縻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淸問所及下民不遺致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滇渤之深老馬已

疲終冀儆惟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光誤廢華衮之襃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 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罄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葢 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兹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効勤而圖報尚期於
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資凡陋麞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值離明之繼照薦膺列聖之謨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縻餼廩寖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歲律祜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冐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 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疲亦獲儆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 代虞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修禮文之廣備表 聖日之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厠鵷鷺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　代作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斯人神之恊應聲中外以交欣恭惟　太皇太后坤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謀萬國承覲普被關雎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萬壽無疆願效岡陵之祝

卷之三終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四

劄子

論時事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令兹誤辱薦論被旨召對疎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不足爲世用加之衰病薾然無以自效日想東歸爲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爲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閤下爲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卽不聲說只爲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

皆爲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爲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爲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爲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爲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爲不可用則已如以爲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令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爲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爲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㩁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㩁茶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與販縣官坐收㩁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㩁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摧法愈密是摧之又摧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寛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晩春採造謂之黄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俾食貴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㫖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爲功苟冐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爲額上戸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攙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於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攙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

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方神考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隣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葢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數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

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逭譴責亦不免敷泒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

司督責必以舊額爲責裒刻之吏務以應便爲功則所取無有限度其爲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爲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葢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寛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無可爲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斂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災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爲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爲紛紛無益於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紬絹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乏之時民間得錢

頗以爲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
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
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産絹縣分每疋不下
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
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抛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
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巳及門矣力耕之民
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
也昔熈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爲表裏三司有餘粟
則以粟轉爲錢爲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
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爲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況又未必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亦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爲民害蓋州郡不依時値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爲低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中官縱胥吏爲姦只與時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貲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爲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鑞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滓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廪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一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年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令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亦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爲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廹之嚴不免毀錢爲銅以輸官吏舊爲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爲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爲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宜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叚騷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益相因而至居者困於調斂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吏番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敝吾民出倍稱之息以資黠寇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敵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

云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
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
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怪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
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
聞燕地尙多閒田不若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
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
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
技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
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爲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
數否寧知無姦細混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

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衆於河南魏鄭公以爲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二三年卒爲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爲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漣水之類皆與東州鄰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揚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

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爲討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況餘人乎某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卷之四終

宋楊文靖公集卷之五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爲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葢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鷄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爲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黎老節

黎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冐色而至於淫沉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天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酗肆虐故臣下化

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酗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于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絶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于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暱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爲朋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爲儀容辭令以外鶩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爲過矣故記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爲甚故巧言之詩爲傷於讒而作也葢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爲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畜鷄彘於其間使之衣帛

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爲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爲已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爲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爲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

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　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如抄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寛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爲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葢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爲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

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人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葢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斂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祈夏因秋夷冬陾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典

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已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已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

明非禮勿視黈纊塞聰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爲僞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葢與之爲一體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已者又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則所友不如已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愼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

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
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
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
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
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
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

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爲能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聲音笑貌可爲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睟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與夫溫良恭儉遜葢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仲尼不爲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厥常不爲而不知常德之爲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矣爲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慎

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乎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

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修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爲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爲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修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

知來矣其聞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舍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聲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徇物而志返蹷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爲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徇物爲戒以古聖人爲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葢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楊文靖公集卷之五終